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玉照新志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李程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玉照新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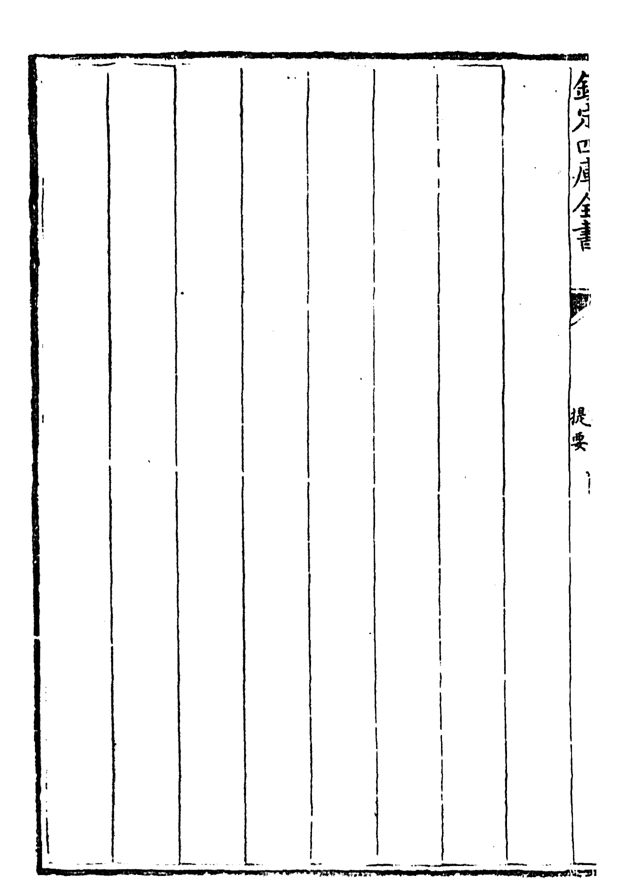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玉照新志六卷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記頗詆諆韓世忠明清不為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尚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

網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諆正人他如王克臣諫取燕雲䟽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㤝塞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叅證又如載曾布馮燕水調歌頭排徧七章為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葢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録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宫書玉照二字

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玉照新志卷一

宋 王明清 撰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熈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衂徐禧之徒死之由是恥於佳兵上亦鬱陶成疾

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

說舉寰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隍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别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

汲公梁況之劉𢁅之定王介甫親黨吕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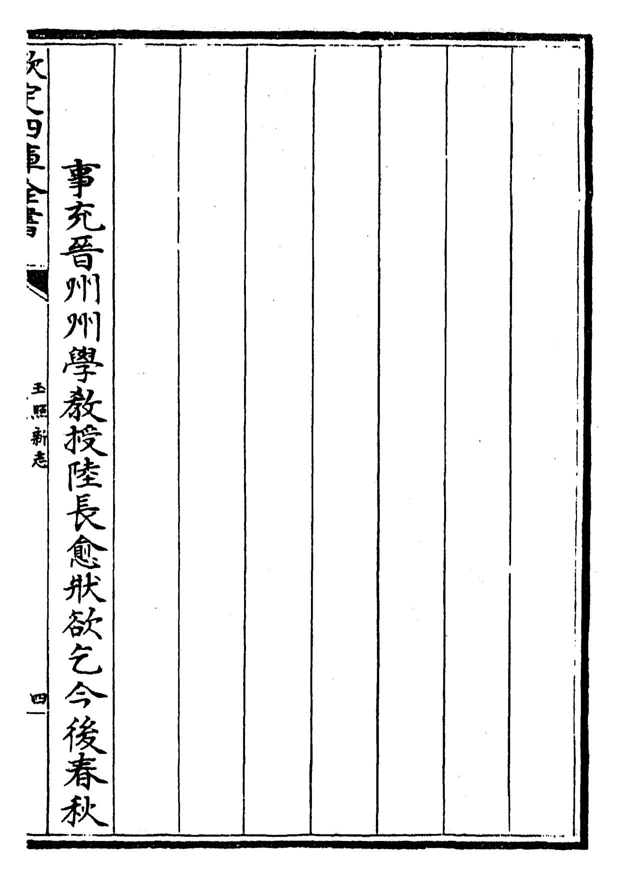
元祐初修神宗實録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

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占徳毋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吕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録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録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庾爲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董身陷金地者累年常於相國寺鬻故書處得熈豐日歴殘帙數葉無復論敘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是輯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録於編亦有已見裕陵日録中者併存之云

中書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吕大防奏伏見本州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

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告尋醫
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 闕



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今後春秋

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即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聞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顔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顔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即

以后稷神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令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太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亦於孔聖之門當在顔子之列至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兖國公之次所有荀况揚雄韓愈並

以世次先後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
聖朝褒崇儒賢備修祀典之意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帖
檢會左丘明至范甯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卽
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
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兖國公仍畫荀況等
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丘明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
聖旨依
又云勑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

寧府陳繹為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
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幷將公使錢糴糧餵飼自
已白鷴等幷役使土丁槍手修築廨宇內地基及幷將
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幷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取
勘時逐次虛妄對罪幷男承務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
務陳彥輔從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等罪幷取勘
虛妄幷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
使庫受供給與陳繹管勾宅庫買賣物虧價陳繹合追

見在太中大夫舊職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贓一疋仍令准制例追毀出身以來誥勑文字除名勒停杖陳彥輔各從杖一百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放郭應之該赦奉勑並依斷內陳繹特見除名勒停落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闕陳彥輔特衝替

又云王安石劄子奏幸遇聖運超拔等夷知奬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

螻蟻微願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爲王荆公之高弟而所坐乃爾殊不可曉又恐在謫籍一時官吏迎合覬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

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熈寧中王荆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絶句云莫向空山覔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文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沇之彦允漢之彦周渙之彦昭瀉之彦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熈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遵之孫嘗從

開府覓舉還鄉途中有平輿數乘每相先後初亦不暇
問之既抵里中乃徑趨其家適出詢之有婦人焉頗色
絕代方二十餘語適曰吾來爲汝家婦適云吾納室久
矣豈容他人婦云使足下自有妻我願妾御無悔反覆
酬酢久之適知其怪然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空屋數
楹處之徐觀其變婦者亦有使令自置烟爨烹庖飲食
無異常人暑無毫髮之擾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既
無從詰其來歷但合門畏懼而已積是踰年人情相與

亦頗稔熟忽有道人直造舍婦一見掩袂大笑道人者語適云子儻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外避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幷及君焉吾先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門勿開安以待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後忽窓中劃然有聲見二劍自空飛入適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頸之前後天將曉矣忽聞喝聲甚厲云可啓觀即蚤來之道人也下視之

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地血化爲白水人首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適自此神氣秀爽不復利名縈心屏妻子常往來鄠杜之間以藥餌符水療人疾數見效時人敬之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安禮君子人也所言必不妄明清近覩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

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禄寺丞緯之姪爲學道休官有法能致致一作救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南廳醫詢本人稱限六十日内當如其所陳於京師城内金明池内修壇作醮差御藥監及宣賜静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太皇方與仁宗凭玉闌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

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益方七八
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
所學方爲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
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之以縑酒
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爲斯文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賊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
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
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

事旣變諗亦惜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旣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畧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正由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閲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

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别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録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寃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寃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濬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録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渺絶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俶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又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者平生最罷重之得罪之後賔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

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蘧易字子開與蘇黄遊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决别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慼慼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清盼治容脩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

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譓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王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賀方回為子開挽詞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為和寧也少游没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

明矣

圓鏡枉斷哀絃曾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户觸目依然從來慣向繡幃羅帳鎮效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户不如飛絮傍懷爭及爐烟這回休也一生心事爲爾縈牽此得廉宣仲布所記云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南宫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遊其鄰

僦舍者迎謂曰君非饒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失約日托
我訪來期於學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
歸洛陽富人張氏遂偕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
俟君來引覲故居畢乃僦後人生入覲則小樓奥室歡
館宛然几榻猶設不動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戚愴
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雨中花詞盛傳
於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壽也
明清述揮麈録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以

徽宗詔旨考之云至和中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閤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覩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又詔主上嘗爲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壁

爲靈壁縣以真州爲儀真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録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於禮部乞行下逐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比擬稱呼相紊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侍讀置侍講後有欲爲皇族子孫置

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侍讀請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父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耤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既以收穫枯荄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裕陵

覽奏不樂云起謟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
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蹙破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
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
葉上心頭滴裕陵親書其後云此詞甚佳不知何人作
奏來蓋以詔曹組者今宸翰尚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遊幸之所
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攜嬪御

閣官九數十人往觀之旣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鬒髮如雲素頸粲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於故篋中得先

人所敘特爲詳備今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闋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方臘起逮其鴟張方還杭州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入錢塘門但見杭人倉皇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卽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斂餘霞猶戀孤欄角者應矣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吴越享長閒之樂而狂寇嘯聚徑自睦將直擣蘇杭聲言遂踞二浙浙人

傳聞内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旣不可往是日無處得食飢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之侍兒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昃必未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盃散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卽詞中所謂上馬誰扶

醒眠朱閣者應矣既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別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皆驗卒章又應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潁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尚不知此詞之言

待其死乃盡驗如此

明淸揮麈録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秋浦朱去耆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没後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而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夜之寒釭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趨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淸氣海

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錫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中記其一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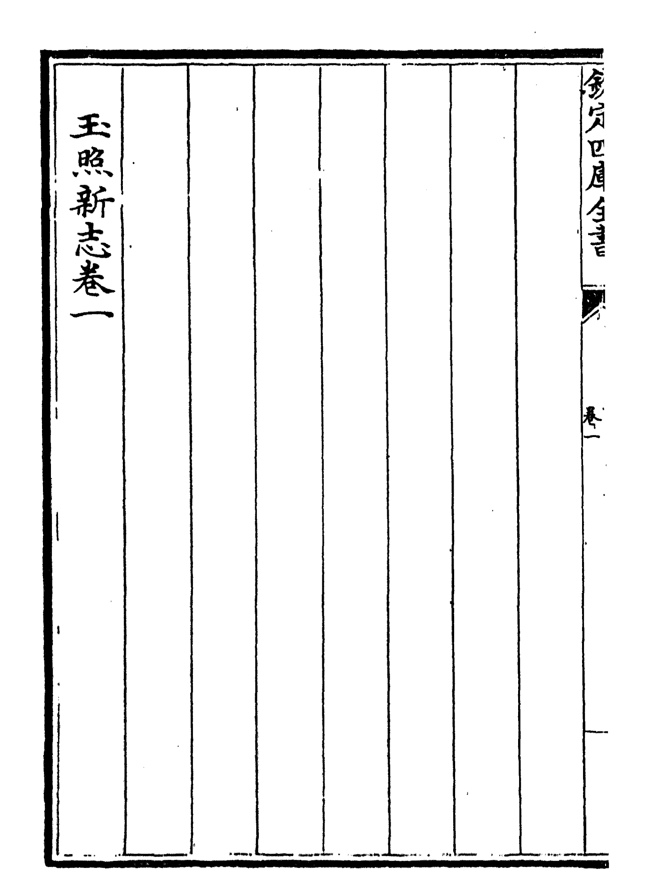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官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

儕輩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即除閤門宣贊舍人未及歳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緼夤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髦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别

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

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玉照新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玉照新志卷二

宋　王明清　撰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於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

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閽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末有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毁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實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令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

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渙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事卒至禍亂可不痛哉今盡列堯臣之疏於左臣觀商高宗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陳於王曰唯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堂上遠於

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分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帝王之德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晏然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謇諤之士冒昧自竭咸盡愚衷而憸人故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惑陛下加以詆誣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

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自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咸以前事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臣螻蟻之身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就死何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内憂而有外懼有天下國家者必

固本以釋末未曾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御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乎內也昔王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鑒哉古者鄰敵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即剪滅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

無憂甚可懼也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危如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奸臣竭生靈膏血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億兆同憂今敵人之乞和非畏吾也葢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敵情叵測安得不蓄其銳而俟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將見四方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纘累世之餘烈旣幷六國南取百越

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萬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强盛務恢封畧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不足筭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致拓

跋瓜步之師因而國亂陳宣帝纉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吕梁之敗江右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歛百出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内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師旅數勞百姓疲獘雖未至於禍亂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内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

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安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昔者周宣中興玁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弊中國怒遠方也故享國日久詩人咏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

滅宮馬武請伐匈奴報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螫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遠人春秋亦內諸夏而外吳楚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

嗜好迥殊習俗詭異居於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内以事外也故樊噲甞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詔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顧命郝靈荃斬默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賞抑有由矣是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

徼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
羈縻不絶使曲在彼此聖人制御夷狄之常道也在昔
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玭此
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
疆故能威鎮四夷北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志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
在夫何患云我宋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
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

幽燕兩州之殘冦豈勇力智慧之不足哉葢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舉國來冦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廵引兵而退者葢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鑒歷代君臣之失永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選忠謀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邊塞而嚴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上以安宗廟下以撫生靈豈

不韙哉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
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時君世主
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遠之故終至委
靡頹弊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
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卧内靡間
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必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
禄加之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
鑒前代之弊務行剗革内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

門户洒埽之役寳元以後員數倍增廪禄從優咸平中秦翰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恩州刺史自後劉寳信等初無纎毫之功咸起僥倖之心乃攀援二人遂皆遥領團防刺史議者否之繼以明道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墨勅之授匪人委用漸大兹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袍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守分之嚴専總威權決議

中禁蔽九重之聦明擅四海之生殺懐謟佞之心巧媚
曲求者則舉而登用厲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立見
排斥以至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天都親族布
滿丹陛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侔於天子嬙媛侍兒
歌童舞女之玩僣擬後宮狗馬飾雕文土木被錦繡更
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命極矣田園
廣矣金繒溢矣奴婢官矣搢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
復向時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矣皇綱何由而

振耶是以賢才怨讟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謂宦者專則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聽請以誤國之大者言之童貫起自腐賤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陜右已彌歲祀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寨妄報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獵除授紊亂典常有自調選不由舉薦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有放逐田里不

應甄敘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名了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羅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貴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儷寡廉鮮恥之人争相慕悦侵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冒矢石被傷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賜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

兵氣委靡凱還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廝卒掃門執鞭之士冒功奏賞有駉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貫盡選爲輕兵實以自衛屯攻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振旅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意安在此天下所共憤而陛下恬不顧也貫爲將帥每得内幣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横斂民不堪命將士爲之解體貫且爲之洋洋自得兇焰傲然臺諫之中間有剛毅不回

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已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或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并倡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盡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焉臣愚深恐無常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萌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又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怨氣天心關焉非朝廷之福也劉蕡謂自古宦官領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陛下倘優游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追悔何及伏願陛下廓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宦寺之役使安其分可也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

禍陛下若暱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靈為念思患禍於未萌之幾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斷自宸衷決而行之無卹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禄沐浴陛下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各隱情意以言為諱臣獨輒比狂直上觸天意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葢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已不識陛下

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狀呈之欲加黜責鄭公諫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咨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臣惓惓之私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陳求採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裁之嗚呼犯顏逆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王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者宜何如哉願

少緩天威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倘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靖康初堯臣爲宣義郎成都府華陽丞欽宗親批云王堯臣昨所上書議論慷慨愛君憂國出於誠心可特轉奉議郎除見鈌臺諫官聘書甫下而堯臣死矣

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爲誰云包樞密拯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

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麈前録載中書令舍人紅鞓自葉少藴始出於姚令威叢話近覲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爲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絶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犀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

湯舉者處州縉雲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

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課當遷員郎而綸軸未頒有王令洙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爲縉雲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洙力勉之且爲亟遣价疾馳入都趣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哀令洙爲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即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明清投轄録所敘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

於編外曾祖空青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運使呼之後果終漕輓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當國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壻此兒他日名滿天下然位壽俱啬奈何已而文肅罷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

口一見奇之遂以先妣歸馮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尚多不能悉記異哉

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幷門感嘆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閲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没盡録於後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幷擊毬鬬雞爲戲遊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留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臾叱咤

風雲凜凜坐中偶來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訪尋幽勝遊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撩亂香車寳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語笑隔簾聲

排遍第二

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閒行緑楊下人初静烟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顔横波盼不勝嬌軟倚銀屏曳紅裳頻推朱户半開還掩似欲倩咿啞聲裏細說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

相許竊香解佩綢繆相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還家鎮長酩酊狂酲屋上鳴鳩空鬭梁間客燕相欺誰與花爲主蘭房從此朝雲夕雨兩牽縈似遊絲飄泊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苒歡計苦難憑唯見新恩繾綣連理並翼香閨日日爲郎誰松蘿托蔓一比一毫輕

排遍第四

一夕還醉開户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畧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歎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我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腮間粉頸斷瑶瓊

排遍第五

鳳凰釵寶玉彫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呼喚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揶揄羞面粧臉類濮瀁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螓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

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誣服圜門驅擁衔冤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六

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聲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排遍第七

擷花十八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錫金繒聞斯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洄名難泯至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王照新志卷二

玉照新志卷三

宋 王明清 撰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

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似耳言猶在耳興懷太息

明清揮麈餘録載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裕陵由此晉用近得全篇於其從孫申父宣柔令盡列於後臣切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壎壎乎天子之宅棟梁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賦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畧而未備若乃比歲

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
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粗得其
梗概輒敢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
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
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與備一覽之末賦曰有
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
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証之曰
我聞在昔受命帝皇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

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貢飾恢宏之美概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今不敢高談羲黄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同注褒斜隴首之攸留函谷二崤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適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成皐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開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

漸乎虞夏疆域逮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岳鎮野龍川帝坰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狀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而盧僰地蓄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辨者炙輠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愕然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賦得矣孰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

豈必宅於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壒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鈎陳羽林天兵四拱威秉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詠其富饒也有如海涵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雒伯雖仍於國家之舊墟三國之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較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岳四瀆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旣有日而處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

盍驟來神州恍然似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爲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切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圮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人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順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城在漢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

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於有梁實兆宋基覲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沈寄其耀仰星纒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墳壚廓陂陀之塏澤極灌漑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周之罘歷睢陽遂東至於道津岡阜隱鱗煙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梁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還時門抵宣澤涉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

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沂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
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墉繚以湯池仰憲太微之
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郊閭之壯則窓拱中宸高映四野
揭華榜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
梁逮藝祖而始興至太宗而寖昌列聖相承洎於今日
當國家閒暇肆乘時而增緝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
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
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開其機用端命於王帛而

彰信於羣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
用九叅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玆言儼一殿而居
上紹諸天而在中靈妃上嬪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
謣謣郡卿莪莪景俊往往名序丹臺而身爲世輔像圖
孔肖後無攸序闢金堂啓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仗
之粉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會乎衆福本始載叶
藏禮惟穆鼇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夫陽
德之建咸放陽神於赫熒惑厥位惟尊次曰太火時謂

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
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鉦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
區夏豈必赤伏合瑞於都南之亭豈必神母告符於豐
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戌入之度有視兹
孔明之占遂垂五帝之家夏體重離而面南諧祉聲於
樂府驗朱草於靈荃火得其性景貺昭然瞻彼煌煌位
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旋相我昌運於千
萬年出南薫以望太壇隱若天高渾若天圓欽柴於兹

僉曰稱焉先是有司仍國舊貫明宮齋廬悉取繒縵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燦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兹禮矣申勑春官益嚴兹事於是規法三代祭罷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温天真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杂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交門仰重瞳之四照矚羣目而動心乃闢琳館建號迎真用神昭報以福斯

民渡玉律抵天田王者之籍厥畝惟一上春展事務崇吉蠲於時農祥辰正東作是先載龔耕於玉耜敞雲幄於紺壇蔥犗馴服於廣祚之側青旗晻靄於黄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表耒勤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秷秷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將勸天下之養而致孝岩堯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

上下立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耀斯列鼇雲上承金虬四匝秉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髀宣夜之説於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於以觀雲則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景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叢祥並臻至若祕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昆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祕録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畧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

軸牙籤輝耀有爍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穎於三館或備奏御則會萃於秘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跡之篆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偽既辨衆美斯備圖書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蹟睹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緊絶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璉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艷不啻登瀛州而隱藏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闢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

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搆以藏載籍之傳其中則

愓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

配享也惟顔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則多鄒魯之儒士儼

威儀之若存肅冠裳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敎也首

善於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課規繩以勵其行舍

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府頓革聲律之獘爾乃釆芑

新田育我中沚人才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

西則因建原廟近效元豐河圖呈度罔或不同朱甍相

望而特起縹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
之雄祥煙瑞靄煥爛豢龍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
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屆四孟之改律感節
物於春冬愴衣冠之出遊軫羮牆於帝東既進祠於東
宮之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音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
雍參以時王之禮肆寢盛乎威容飭兹惟謹稽首拜顒
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香齋誠默通顧靈心之饗
荅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衆務泉藪象應乎文

昌運俾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三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亢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社爲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爲六部自吏洎刑位於左自户洎工位於右公庭肅若百吏輻湊於是糾以虞舜陟黜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効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

穰於三輔之墟聚邑綱領於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敎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揮撥煩之才俾長治於爾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箠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饜飫不得已而用兵每哀矜於梏拳日無滯訟歳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圜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肯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

相直匪睎伊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寔多當青鳥之司開扉條風之正暄妍命嗇夫而啓禁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五載六飛始制千苑宏開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撓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賓津零湛露於丸重均禊飲於羣臣修先朝之故事張大侯以示民於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

再成亶爲方丘竏柔祇之歆饗故神與之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詳比至曠典聿修帝躬臨於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列祖之尊侑以岳瀆之儔乃奠黄琮震於神休乃奏函鐘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和氣以横流顧瞻空際窓通靈遊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戰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秘怪感帝德而來遊景光爲之燭曜祥雲爲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爽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

發冀州至其棣蕚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
泰之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盡繼述之志永紹
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正休於棠棣爵以真
主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錢之賜
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
每當臨歲之時儼雁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陛照
言之適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既醉何愧花蕚
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効瑞鶺鴒來集數以萬計嘉首

尾之胥應感弟昆之是類洒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内齋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羆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煌煌之懿受祉而施於子既伻於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於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荐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閤之制分吉壤以圖居惟宫隅之是邇標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顧起處之獲宅信星慈之曲被於是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

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是備至若宗正著禄枝派實繁上及曾髙下及曾元分宅廣睦恩義並敦第族屬之赫戚班秩禄以惟均逺則褒崇藝祖之裔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永同姓悉沾歌湛露詠行葦戒杕杜鄙葛藟考親親於伐木繼振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歳月薫陶朝夕漸染藹藹賔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静如辟彊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

任城莫不激昂同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趺而兩用冀
羽儀於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家之磐石若夫由
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幷將有伉言觀
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刱其始也憲營晛
摹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於擊鼓棟材
山積則又疑於神䫉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
脩楣躍水波乎栢棟列繡文於蘭栭罔不隨色異象因
木生姿窮極奇巧豈人能爲若有神鬼異物陰來相之

其旁則詹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圈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内怖於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森梐枑以相連立闤兩隅則儼罘罳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周懌言觀其陰則嶤嶤北闕時謂景隆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闤闠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懋遷化居射

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起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藩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殆逮夫仙倡効技侲童逞材或尋橦走索舞豹戲羆則觀者爲之目炫或鏗金礫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黃醅葡萄泛觴竹葉傾罍蓋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艮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昈分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卒

卯之夢旣符壬辰之運都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
玉罰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絶天闕神符一出羣邪四
讐馘毒治病功深效捷内則艮岳屹以神秀介亭聳以
巇巘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俄而玉竿自傾寶
劍如掣駭震霆之轟轟靈圉下兮雜遝逮夫應鍾紀律
里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觴卽玆宫以効
報期萬壽之無疆於時演大梵希夷之音諷太玄空洞
之經遂頒秘録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

奥上鬱化精有崗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緊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亦不忘其所自爲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鎮鎮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渟旋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仙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於黃祕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爲閹茂適契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安靈羣神載徧五福來

寧至於端闈之内大庭躭躭路寢斯在有大符既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集動彩左墄右平相與映帶睨靈光猶培塿睎景福之叢㕓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大鋪張絶世法物咸萃乃建招搖歛以環合蒲牢發乎輕蓋正宁當陽天極是配虞賔星拱垂紳委珮樂奏乾安間以韎韎上公薦壽捧觴統拜天子兆民萬世永賴其左則合宫之制髙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

九筵五室經緯乎隂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
氣於八窻淵衷黙定聖畫允臧重屋告成保我家邦於
以饗帝而享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圜鍾享維
牛羊爰熈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
蒼於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
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内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
正天綱其右則徽調之閣凝嚴密靚神㬥内藏天所保
定侔郟鄏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鑄也窮制作之

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旲不敎龍變光潤氣明焰消維鼎之重作鎮神臯數極九變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晉之域曰晶曰寳以奠秦楚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西北有位東北者方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内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列侍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

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卽文德播告惟宜燕樂
羣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蕆事又有龍圖天章寶
文顯謨以頌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
楷模言追盤誥道契圖書緊秘藏之靡怠抑聖孝之如
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蓍龜
之決旣審而行則出納擅喉舌之寄於以斡旋鈞軸輔
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
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百

璽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恩潤色追風渾浩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内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翬飛跂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迹凝芳瓊蘭重環照碧輪焉奂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咼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邇臣於焉寓直啓罄沃之丹誠庶密効於裨益申給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咼神雀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親蠶之所也

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
箱既飾柔桑既敷鞠衣東鄉三來躊躇風戾川浴地温
氣舒然後龍精貺報瑞璽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
八蠶之綿倍富於吳都獻於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
天下則無斁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輿
市徼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臺秘館之重複倬然
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史曷足以紀兹
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

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明命爲天下君其所以圖爲宰制獨運宥密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爲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代趙頼之奇匂吴平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厚質以至關東四相之家山西名將之胄感會風雲雜然入轂矧兹神聖之都是爲英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

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

睢渙之間眷從岳降遭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

七相五公之紱冕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俶儻權奇

素多於冀野璠璵結緑自蓄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兼

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修輔故得

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濩東漸鴨緑南

洎銅柱深極河漢遠踰羌虜陸讋水懷奔走來慕雕題

交趾繡面金齒之俗願襲於華風金革玉璞犀林象齒

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喪禮之義正婚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製職在太常各有攸敘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大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鞉磬琴瑟柷敔職在太晟各有攸部衆制備聲音叶天地應神人悅修貢効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露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爲時而

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眼之龜來遊於沼芝田千載之鶴下集於庭期應名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父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挹而未愉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彛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纘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姦其在士也

納讜言於羣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遊寓者獲遊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効力穡之事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將使四海之内返樸還淳皆敦本而棄末皡皡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閉之笑嘆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顧惟跡遠之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詞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天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

節而歌曰嚴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擴然丕
變還淳風金革不用囹圄空於今亨運余適逢下七制
畀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
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治得一賦之義焉理曰赫
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
飾兮光明神麗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叢
霄履帝位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
金鼎奠邦神姦讋兮武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

瑞著兮應圖合牒千百祺兮坐以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欲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運丁壬辰化道行兮己酉復元寶歷昌兮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元叔名長民元豐内相定之孫其後建炎中爲監察御史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有子澍文亦工

王照新志卷三